韵解

平巖先生文集

平巖先生文集 二

平巖先生文集卷之六

平巖先生文集卷之六

襍著

管說上

理說

或問天人之皆實理否曰世俗觀穹然而在上曰天隤然而位下曰地天以形言地以體論夫地載萬物而不偏陂河海而不爲渡則謂之體也則豈而若夫蒼然之狀而高高在上者吾不信也天豈是有形而如先儒所謂磨蟻旋磨轉行周遭者哉乎吾則曰無形可旋無物可指而渾渾乎太虛之至極而已[illegible]

平巖先生文集卷之六

雜著

贅說上

理說

或問天人皆實理否曰世常說穹然而在上曰天隤然而位下曰地天以形言地以體論夫地載萬物而不爲重載河海而不爲洩則謂之體也則宜而著矣蒼然茫然而高高在上者吾不信也天豈是有形而如先儒所謂磨蟻裹殼雞子圓盖者然乎吾則曰無形可擬無物可指而渾然太虛理之至極而已如濂

溪先生所謂無極而太極者盡之矣然則天地萬物皆謂之虛亦可也若以天地萬物爲虛則理亦謂之虛可乎曰不然若所謂理者太和生生之妙流行動盪之機抉斡不已賁然可見其實然之迹以之卽陰陽而陽舒陰慘以之卽五行而水潤火燥以之在人而爲子則止孝爲臣則止忠遇兄弟則爲友遇朋友則爲信宗廟焉爲敬軍旅焉爲肅者皆莫非實理也若以天地萬物爲實而指太極曰有形則正如陸子靜之泥見意謂太虛之間眞有箇甚樣物塊豈眞知太極者乎若以此理爲虛而指有迹曰無有則又如

竹林之淸談妄議主宰之道眞無這么麽見在豈眞
知此理者乎然則冲漠之上若有大塊窣然之物而
吾則曰虛也坱然之間若無聲臭可尋之妙而吾必
曰實也人之所以得於天而生之理孰非生生化化
中實物而自夫孩提而知愛敬則理之不專於彼而
全於我也自夫垂髫而知書則理之不孚於聖人而
具於我也日間許多應物而酬酢者自是此理之充
動而足乎己也夜間冬寂嚮晦而宴息者又是此理
之存住而充於體也然則吾之一動一靜一行一止
無非聽理之驅使而至如春和景明花柳爭妍而童

冠六七逍遥詠歸則理之流行者也若乃羲馭西顥
桂影東出朗吟詩書閒披瑤徽靈臺一面不盡三代
上灝經葩什撫攏十指無限太古底舊譜餘音而南
風時來夜氣愈淸物累消融虛室生白則理之活潑
者也居吾天理坐吾天理語又天理默又天理自家
這七尺軀殼無徃而非實則信天理不奢於我而我
之所得於天者渾然無間矣噫天地虛位萬物虛器
而吾所以油然以處者豈充然以實則吾何歉乎哉

氣說

或問氣有純襍否曰世之論氣者只見其戕祥偏沴

之不得其正者以爲氣有醇漓之不同是豈知氣之本然哉夫坱然太虛之間上蟠而下際者這是一氣也其運也如磨之牝而斡旋動盪其出也如橐之籥而升降飛揚比如雲在中天往來浮沉自起自滅未嘗停息而但人自不見耳此所謂公共底物事而陰陽剛柔之始虛實動靜之機循環不已發見無窮如朱子所論如扇運風如甑蒸飯運掉炊蒸之功沕然相感而三才之道立矣朱門學者嘗以是說質于先生先生曰只要看太極圖夫是氣也洋洋活潑無少欠缺磅礴充溢無所偏倚而但帶數升降不能無乖

錯沴異之時矣然是豈氣之本然哉其渾然一體本無間斷故太極圖說所以立天道立地道立人道打成一片氣字而朱先生必以此着眷說去者豈非論氣體段者無如此圖也耶夫以朱門學者奉袂於舊堂講圖之席耳提面命熟乎聞見則其與兔園巷僅之末學不啻有間而猶有膠固之患而未免滋惑之質則先生必以要着太極圖者必也見得於此然后造化之妙可以覷得而受中以生之責可以窮探矣然則是氣也寓於至大至塞之間而實不離乎吾人方寸之間極於大中至正之公而固不外於吾人性

分之中如孟子所謂集義所生直養無餒則塞于天地之間者不我欺矣其充養而浩然者只從自誠聖功上推來做得而學知以下之姿不得不致曲處而扶竪養去故孟子又以夜氣爲存養底第一符噫人之一身稟得二氣則陽明陰濁似有此重彼輕而朝晝底氣易耗於物來應接之紛紜淸和底氣易生於中夜惺惺之時候則所以夜之所息有資於晝之有爲矣若其總月虛白萬籟俱寂而一片靈臺灝氣澄澈直與天光雲影共爲徘徊而淸明在躬之氣浩浩無涯充乎擴乎以至於貧不諂威不屈而王公失其

資晉楚失其富則豈非學者一極功而俯仰無怍者乎噫天有一氣吾其體之而充然以浩渾然同流則吾之氣和而天地之氣應何有乎純駁之可言哉

心說

或問心是何物曰昔先儒許多論性理之學千言萬語無非從道義上佔佔詳說而却於此心底輕碎說去未免踈漏之失噫吾有吾心存諸七尺軀殼之內目之視耳之聽口之能言動之有節莫非一片神明合郛郭上照映方來而應物酬酢主宰於中則安乎人之現捉甚樣物事而自古吾人之立言只以字之

曰心而已不復詳言其體段不過曰心統性情不過
曰心令本虛而其於用底處多所發明或言其淪飛
之有幾或明其持守之無道而所謂一部丹田顧湍
於疑似影響無有亭當打開這說去彼讀聞末學雖
有一班之窺而只於吾心所之之發見底覷得一分
而却曰心云爾者是豈知心之本體哉夫心之體也
圓外而虛中圓也故能周應萬變虛也故便包藏道
理比如一團寶鑑虛明應物不自迎來何曾送去是
以其用也至妙周乎天地而不爲大察乎萬物而不
爲小曲曲旁通在在泛應經綸事業者此心之功用

也絲錯世務者此心之推廣也窮壤間許多萬機之
湊萬象之多罔非是心上裁制酬應而賢人君子則
存此心也桀跖愚夫則失此心也故西山眞氏採取
聖賢格言爲心經一編開示後學之法門其有關於
心學者明且切矣而逮至我寒岡老先生傳退溪李
先生之心法而心經發揮一書闡明西山之本經或
刪筌墩之煩冗特揭心體於卷面以爲後學探根摘
葉之資兼以明鏡止水之喩光風霽月之訓要之簡
要炳如丹青其開示實體嘉惠後生者不讓於眞先
生矣余才器蔑劣見識膚淺其於心學界上豈敢有

一分識到而但區區淺識視聽言動被他活兒所使
而自不知其何如而爲體何如而爲用默念潛翫積
有年紀而帝之懸猶未解膠擾泥滯拘束心甚而自
夫承訓於心經一心體認尊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
翫繹乎諸儒之格言反省乎此心之走作安排信乎
心之妙萬物而不測貫百態而無窮廣大如天地虛
明如日月而心之形質昭揭于圖墨之面心之功效
蘊該於經訓之中常目而銘鐫主敬之訓存心而猛
省雞犬之戒力行七年雖效元城氏之有志而坐輭
一念止於公孫子之自畫短髮種種白紛如也而終

未敢覤得眞詮然而腔裏自有一部心經星羅月白
而庶勿欺云耳

性說

或問性是何物曰吾人稟得太極之理受而爲性仁
義禮智之所以具喜怒哀樂之所以中者莫非性也
至於日用間許多動靜云爲無往而非性則性乃吾
性分中事而自古言性處微矣易只言盡性記略言
尊性夫子則罕言孟子則道性善而已而不曾明亭
說去破出眞竅故後來諸家論說多端荀況目之以
性惡韓子著之以三品至於楊雄董子之或以文章

自處或以天人自任者嘵嘵提說喙喙爭鳴而終不能的見夫性之本原頭顱鶻突圖象隔鞋爬癢則性固吾性人各有之而有如天理之無聲無臭不可捉摸性豈易而言哉及至濂洛關閩諸君子相與闡明斯道而性理這上毫分縷析如曰性者道之形體則邵子之說也舍心無以見性則程子之訓也有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者橫渠之言也性猶職事性猶太極者晦翁之訓也其後朱門學者之發明江西一派之下論不知幾百家之紛碎說去而至於性理大全之成而了然爲理義之淵源

心性之窠窟矣噫性不過吾之所得於天之理而塊
然一屋子倀倀空空未有一分見得居然爲意恙
者久矣及見是書便如昏衢之朗燭越使之南轅嘉
言明訓洞若指掌則是吾性分上眞箇用工處於是
乎謚嚮於四子大全參之以心經稍有一二心會處
夫性者從心從生自是命字之義則是乃天地生物
之心而人得而生之理也故其體則仁義禮智信也
其用則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別長幼序朋友信
也推而廣之無徃而不然然則天地吾身而太極吾
性也太和吾心而乾元吾性也既知夫太極乾元之

爲吾性分則又奚以敝敝然以物累膠固之

仁說

或問仁之爲理其詳可得而聞乎曰仁之一字從古無恁說處孔門說仁底只因其諸子問仁而開示爲仁之方使之理會自得之惟孟子始說仁者人也則蓋緣仁乃人之所以爲人之理而亦恐不是以人訓仁蓋仁之體用包括五常貫徹萬善則殆未可一言以蔽之矣是以秦漢以降諸儒學者或把做恩愛說正如懸空揣摸起樓起閣未免太泥了全猾了而若韓退之可謂豪傑之士原道見得不爲不深而以博

愛爲仁者流於指情爲性之謬及至程子始分明說
竅而門生學士如上蔡與叔之徒以聰慧之姿羣飮
於河則庶乎日月有得而猶有全踔高遠之失曠蕩
在外之弊遂使淸水流動之理沙糖喫甜之味寓之
於觀山者橫看直看成嶺成峯之不同而都不見全
山了至吾朱先生始以愛之理心之德善形容仁字
眞樣子千古這恍恍惚惚未捉未摸之形象疑案究
然發露於六字之間而又演仁說篇多方演繹之曲
通羽翼之使夫天下後世之求仁用功者惺然撥霧
於心天半畝之上而一箇神舍郛郭底始定木龍之

寺敦厚虛靜之體敬和接物之用粹然爲吾所得而渾而不弛柔而爲剛千頭萬端總會箇仁而流行之在茲發生之在茲則吾先生所以亭當劈破珎重說去者不亦多矣仁乎噫仁之道發端而著用者千般萬緒而要之主性情宰事物本吾親切底理而其寂而未發惺惺不昧如一元之德昭融於地中之復無一事無一物不涵在吾生理之中及其隨感而動也惻然有隱如春陽外達於地上之豫無一事無一物非此理之所貫而非生意之所被也嗚呼人稟二五得其秀氣受而爲生心具此理而參爲三才仁道之

廣大周徧推而極之天下歸之而但爲氣稟所汨物慾所蔽則惻隱之端流於殘忍人之七尺軀殼都付於禽獸之域而止耳如余末學其於仁字上敢有一分妄議而但存心力學竭誠祛疑求免於無星之秤無寸之尺而旁探乎諸儒之格言反省乎天賦之五德則信乎仁之體段至大至廣而聖凡自是同得譬愚夲無異致不徒厚於古人而嗇於我則雖末之學焉而亦可以從事矣夫噫天有四德而元爲首人有五常而仁爲統一身有一乾坤而不爲僭一心包一元德而不爲重久無尤者舟之爲楫則一日三月庶

箴佩訓

義說一

或問義之爲義可得聞乎曰昔聖賢立言詔後皆以仁義配對說與而無所單提偏擧以明義字之義故後之學子言義者亦未嘗不從仁從義混淪說去義可易而言哉夫義宜也於乾之四德屬乎利利乃四德之一而於四時爲秋義乃五常之一而於五行爲金秋是裁成之候而金又剖斷之物則義也者裁斷底物事耳故於仁爲仁之義於義爲義之義在禮而爲禮之義在智而爲智之義仁不以義裁之則仁必

兼愛禮不以義度之則禮無節文智不以義斷之則
智流詭譎而以至父子主親而義無不行夫婦主別
而義無不在長幼之序而義無不存朋友之信而義
無不立行吾事宜之道無徃而非義則這箇義自是
吾人方寸中滿腔子裁制推去耳雖使五尺之子卞
之步武之間可知其內外之殊而一種膠固之見倆
出義外之說遂以這箇義爲有別件底一物自他來
鑠則是惡知義也噫鄉人伯兄所遇在他而酌之先
後敬之庸須皆吾一心內裁制做出去則義果外耶
夫人見其孺子入井而惻然徃救則是仁之端爲孺

子而發也然則仁亦外歟幸鄒孟子出焉斥邪說扶正義而歸之于大中後之談義者得以有所矜式而唐之韓子愈所論行而宜之之謂義不無見得於義字正印矣及至朱先生以心之制事之宜為義字之義而現捉了真臟裏面凡厥許多日用間事事物物動靜云為之際辭受取舍之間必以這義裁之而不泥於膠滯則吾人所得於居常者實為正法眼藏然則為吾人者必須一心裁物主敬方義外內交資以采薇天保為風聲取予之際必思見得思義之戒身氣之上必察集義生之訓措於躬而義不欺心施於貌

而義不愓暴曰得芻豢而心有悅義在家家齊在國國正義於我有宜而我於義無負則庶乎免於告氏子外義之患矣如余末學其於義字眞的界頭曷敢有一分措宜然蜂蟻微蠢猶是他義上便有一點子明則行吾利德佩吾金斷能掌爲羞芻豢爲衣冬夏飮湯庶無餒此生云爾

禮說

或問禮之爲本可得聞歟曰竊按史記吾夫子與七十子習禮大樹下夫以天縱之大聖人爲百代禮樂之宗主不勉而中於禮則顧何眷眷焉肄習之爲而

春壇暇日絃歌餘閒偃僂移杖屢習于樹下而華冠象
佩揖讓折旋同襟黜袖奉規先後威儀之盛禮容之
莊怳然若覩於千載之下而灑然置吾身於堵墻之
列何其盛歟此七十徒之所以身通六藝曲禮經禮
三千三百之優優大節莫不融會貫通者然立禮縶
縻如明堂圭璧清廟朱絃而夫子猶且眷眷丈席質
問之際至以禮云禮云玉帛云乎之訓夫如垂詔又
以鸚鵡能言不離飛鳥之戒申申勸勉則禮之於學
者不徒束筋骸謹儀容而已執玉俯仰之間驗其禍
福休咎之影響信如蓍龜不爽毫釐故帝王由之裁

心以是而賁飾皇猷邦君由之品節在是而文致鴻藻公卿大夫莊而嚴士而庶人學而立通古今亘宇宙與天地并傳與日月同照人非禮外之人物非禮外之物彌之六合而不爲廣行之百代而不爲弊則禮之用何爲而若是其大矣哉嗚呼元亨利貞乾之四德也仁義禮智人之四常也非亨之嘉會則天不成四德非禮之節文則人不全四常是以於仁而有仁之禮於義而有義之禮於智而有智之禮於信而有信之禮粹然爲道之節而煥乎爲身之文膚體由是而固束心意以是而裁制施之於品度品度有序

行之於家庭家庭有秩豈直爲邦國之所需刑政之所由而已哉然則門惡在禮是也本惡在敬是也噫聖人已遠禮日以廢干戈于七雄之世火于秦緜絕于漢而禮之天秩掃地矣大小戴氏幸而輯之古禮賴而徵焉諸儒裒集發揮附會而羽翼之禮之綱維節目粲然復明于世而猶未免糟粕竊聚之歎及至濂洛關閩諸君子倡絶禮賡古儀而丕振之也則禮說宗旨支分節辯以復宮壇禮儀之眞面丕印而宋門學者又從而門分戶劃各立旗幟而禮學又一微矣惟我先師二先生師門之淵源既深家庭之見聞

益精聰明之旁照理義之融貫會聚覽之統緒而一大成于禮學顧余末學自五尺之齡將命于門庭熟聞緒論殆若有造而姿多杯校見滯關當竟未了一分見得而區區之念造次斯須之頃未嘗不寓慕於四勿之工殘骸頹齡苟有餘年庶幾奉信而周旋云爾

智說

或問智之義可得聞其詳歟曰昔子贛問於夫子曰夫子既聖矣乎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子贛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夫子既聖矣乎

夫以夫子之大成至聖不勉而中安而行之則以凡
腹子觀聖人不徒曰仁智而已立乎禮則禮之極也
和於義則義之至也一以貫之而忠恕之道也無可
無不可而時中之權也則夫子之天縱合萬善而大
成冠百代而素王固不可以一段窺得那全體而以
子贛善觀之姿拈出這仁智二字而遽有旣聖之對
歟以意繹志不得於心久矣至於鄒孟子萬章篇沉
潛乎智比巧力比聖之訓惺惺於郛郭之中何以故
夫以三子之淸任和語其所造皆能極至於聖域而
但智未到耳向使三子淸之至而智亦至焉任之盛

而智亦盛焉和之周而智亦周焉則不止於聖之清聖之任聖之和而已惟其力有餘而巧未及故聖則同於夫子而夫子之大化時中上遜一級地步矣夫子則金玉聲音始終條理而巧力兼全爵箭中紅故清於伯夷而不以清名仁於伊尹而不以任言和於柳惠而不以和稱此夫子之所以爲夫子而實由仁智之盡至矣於是乎贊之言信而有徵而所貴乎智也是以天有四德而貞爲莊固之義人有四常而智爲修斂之道元也亨也利也雖有箇遂化和之至而苟無貞以終之則四德不成仁也義也禮也雖有箇

發宜節之極而茍非智以實之則四常不全故孟子曰智之實知斯二者不去是也又曰所惡於智爲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夫子曰智者樂水蓋水之性周流無滯往而不窮也故伯夷之淸淸者自淸而不能任伊尹之任任者自任而不能和柳惠之和和者自和而不能淸皆能曲而不通偏而不措不得如水之無滯故止於一段之聖工而已夫子則泛應曲當無時不中通而不曲措而不偏元全之體正如水之周流不窮而爲聖之時則子貢之必以仁智底兩件頭臚善觀聖人者矣豈偶然哉雖

然好智不好學其弊也蕩然則徒尚其如其智而不以學克之則不殘於臧武仲之智乎噫余未學謾聞淺見於智字上固不敢有所論說驗聖人觀水之有術而涇渭於方塘活水之間者則有日矣敢以所見於千贑之質間處清任和時之偏全上潛究細覈而區區一心焉從事於斯而竊自反曰智者修身見於世而愚者審己而處約如我之空空無智者衛足則不如葵成渠則不如水度才而伏於丘量力而老於學雖不得深於智其亦庶乎其隱於愚云耳

信說

或問信是何義曰信者忠之理忠是盡己無歉之義信是體物無違之義故朱夫子曰忠自裏面發出信是就事上說忠自要盡自家這箇心信只是他要盡自家這箇道理然則忠信底兩件字義非就人用工夫上立字乎蓋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位萬善皆從此而生忠信亦在萬善之中只是五常之實理之發但到那接物發言處方始名之曰忠信聖人分上忠信便只是誠是天道賢人分上忠信便只是思誠是人道天下之事孰外於忠信哉舍忠信則不成忠信者事之幹也故聖人曰主忠信又曰人而無信不知

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車是推轉之器而苟非縛軛以駕牛鉤衡以駕馬則大車何推小車何轉人之於世大載則大車也小受則小車也乘是車也御是車也而苟無非輗之輗非軏之軏則其何以致任載之輸而推轉之功乎是以天道感亨而四時不忒五行順布者不外乎信君道孚顯而政令時措禮樂洋溢者不出乎信人道昭明而五常陳紀四德造極者何莫非這箇信字中滾滾做來耶朱夫子得四德之信比之四行之土者良以此也天道非信無以致不言之化君道非信無以行無爲之

治人道非信無以做參三之功此所以爲一心之實理萬事之楨榦其包括也如是其兼該也如是而從古以來未有人解得分曉諸家說忠只是以事君不欺而言說信只是以與人不疑而言忠固不欺而以不欺名忠則不可信固不疑而以不疑名信則不可而看得不精劈破未易故忠信二字涉於影響說夢之地者噫亦甚矣及夫濂洛關閩丕闡斯道推明心學程子之說曰盡己爲忠無違爲信方說得確定後之學者知有所據而公案信矣故於門人之講三省章也先生曰今人自謀時思量得無不周盡及爲人

謀則只思量得五六分便了這便是不忠與朋友交
非謂要安排去罔他爲不信只說出來不合於理便
不信中中反復推而廣之曲當泛應無不周備撥受
以正淵源以湊至于紫陽朱夫子尤致意焉微闡奥
發曲暢旁通眞是昏衢之明燭長夜之日星也如余
不識豈敢一分議到而考之於經是吾百代之師範
叅之以傳是我一心之鐫誨也不待竭心力費精神
而忠之爲信藹然照映於心目矣竊怪夫秦漢以前
有孔孟兩聖人而學者何其見得之難也唐宋以來
有程朱二賢人而學者何其看透之易也千載之下

尙論古人不得不慨然於吾道之否塞而夫滿於秦漢之士也噫忠吾盡己之理信吾體物之道盡己而人不以爲忠可反吾忠體物而人不以爲信可反吾信雖然信及於豚魚易而及於人則難取信於百代易而取信於當世難忠信其可易而言乎哉

平巖先生文集卷之六

贅說下

六有說

余林臥既久斗棘彌塞五十之年忽焉已至而了無一分惺惺於心學無聞之誠不幸當之故强復尋繹於日暮之衢而披翫宋之一經至子張子六有之訓未嘗不三擊節也何以故乾父命性坤母孕精藹然一身混然中處而晝夜瞬息之間庸言動作千轉萬變而舜蹠之分皆繫于斯焉去者苟能一言而不敢怠自圭之玷惕然內省一動而不敢怠非禮之誠惺

然外修而朝晝之間萬務交前而不爲外物之誘獨
守眞實之理宴晦之時一念亹亹而愈加操存之工
自有淸明之助而呼吸闔闢之際亦不忘存養之道
則庶乎克念之徒而若夫言悖而出不知其非動躁
而妄不蹈庸行亥而寢寅而興孳孳所謀者不過爲
利而食色淋漓之欲牽絆于中息息而無養正之工
瞬瞬而有舍亡之失則牛山之木曩斧斤而今牛羊
玄天之間俄暴雨而又 旨風好箇郛郭中神明舍寢
寢爲罔念怪鬼輩拾去矣故橫渠張先生特垂六有
之訓以爲吾儒家三尺而必欲使學者警省於此而

存心養性推至於爲善之域則此豈非末學山仰之地而昭然爲龜鑑者耶以余鹵莽之見何敢傅會於贒訓之下而區區土蝈自有鳴候之感故强草六說以文吾無聞之罪云爾

言有教

存乎人者莫良於樞機樞惡在言是也是言也出其室而千里之外應之不下帶而至微之道存焉而君邦式百者以作命啓心納誨者以爲旨丕行者必信君子人以知則豈非神明舍第一樞機耶然而惟口起羞斯言易玷榮辱之幾判於斯須與

戎之兆眹於根㴱而兇出桿駟不及者比比群終
日義不及者滔滔或夥而誕或煩而支故上古聖
神之繼天立極也必也昭揭其不易之法言而聲
中律呂音叶金玉肅之爲嚴霜烈風和之爲景雲
時雨而三后授受丁寧告戒則精一執中之語粲
然有敎慓慓危懼若隕深淵則誕告萬方之語儼
然有敎而文謨丕顯西日照臨武誥丕紹于湯有
光而五聖體貫一言一語有典有則繼往開來位天
育物則洋洋孔彰豈不爲後學之指南耶然則世
之學者守口如瓶緘齒如城而時然後開口時然

後啓齒前言是言法語是語不越乎多識之道一出於三畏之誠而在身而一身之法言在家而一家之法言出而交遊而必信偲切之法言達而兼善而必踐窮養之法言則不待書紳而言必有教矣不然而言不循法語不率教汎忽於其範五事之訓自底於曾論三愆之戒而未可言而以餂可以言而以隱一以亂信一以害志則雖使服堯之服步禹之步而其於庸言之教不亦庭逕矣乎領不佞婆娑白髮見得膚淺而能爲鸚鵡之言觀者恕之

動有法

動之時義大矣哉天地動以順日月動以度四時以序而動萬象以氣而動而其於人也亦然開眼便視接物無碍則目之動也神慮聰瀅聽物無遺則耳之動也手以作為而動足以行步而動樞機之發而出好為教則言亦動寂然之體而感而總統則心亦動此豈非參三者之第一關捩耶然而不誠於息不守於為而忽其動之微動之著動容貌而流於暴慢者有之出辭氣而失於鄙倍者有之舉足措手而浮躁妄煩毫釐其差千里其謬故

古昔聖神之陶世也必也身修其不易之庸行而以爲萬世之儀表動乎喉頰而金粹玉栗動乎百骸而準乎規圓以順動而刑清民服以威動而雷厲風行則三后峻德之行三王懋厥之度五聖賢一動一行豈不爲後學之模範耶然則世之學者律身以度動容以則而造次克念戰兢自持凜如盤木之奉敬如蟻封之蹈而往行是識知幾勵行率由先聖之教而不愆不忘庸謹折旋之儀而不失萬敬行乎一家而必循克明之度行乎一世而必顧書紳之法順理餘裕習與性成則日用動作

之間必有明德之行矣不然而言不循教行不由禮從欲惟危悖道猖狂而罔積於四勿之訓背馳於三道之誡動靜違範坐作無節而反不如花塔步則參倚之工飛蕩而周旋之道不中雖於州里之間而未行非禮之動矣況可勵其行而聖賢同歸矣乎顧不佞學識淺劣動靜躁妄而強爲魍魎之責觀者恕之

晝有爲

君子之道慥慥自彊無時不爲而却於日間尤加礉着故若乃林樹影疎片月西傾而扶桑色鮮金

輪輾空攏冠纓正斐几擺却當面之土墻拓了向陽之竹牖而目到三古之文心會羣聖之學咀嚼眞源踐履本地惜寸禹陰克新湯日則日用底滾滾然反復乎道者顧不從朝晝而眞箇做爲耶是以大易之道至於乾之九三而必曰終日乾乾夫子文之曰忠信進德立誠居業盖乾道變化人得其秀受天命之性率天賦之道而道之在天地者常久而不息則君子之道其可以頃刻息耶所以自彊不息日夕匪懈體行乾乾者以也苟不進在我之德而忠信以勉之居在我之業而誠意以立

之則重天三爻之功烏可以朝夕見得耶然則世之爲士者必也警省於存存之門而無一時而敢怠循察於眞實之域而無一頃而敢息自朝而午自午而昃天能制人理能禦欲千里之道一武我徃九仞之山一簣吾進而指天爲正晝日爲期望崦嵫而勿迫追夸父而竭蹶在朝朝爲在晝晝爲則日出事爲之際必有乾乾之道矣不然而專事姑息翫愒流光行焉而不以忠信業焉而不主眞實徒知求雞之細務不省縛虎之至難而一日二日不爲當爲許多事物之接枉了存養之道遷就

了瀟灑了費月歎日則其於自彊之道殆無一分

底髣髴而好箇濟書終歸於俾晝作夜矣可不懼

哉顧不佞學蔑眞實工之體認而彊說晝儆之見

觀者恕之

宵有得

爲學之要當於日間慥慥見得而顧乃事爲之交

汨千重物累之絆紲萬緒則腔子中一片活兒被

他朝晝這牿亾了矣是以雞鳴而起孶孶而爲舜

之徒鮮而蹠之徒滋向陽之竹牖焉山菲蘖芽薰

几之寶爻焉塵垢蔽塞則而惡乎有得嚮晦宴息

乎故鄒孟子痛世人之所爲牿於朝晝之氣而眷
眷取比於山木斧斤之際以謂牿之反覆夜氣不
存創出此夜氣數箇字而發前聖之未發詔來學
於無窮豈不以人之良心雖已放失於晝日氣之
淸明猶有生長於夜閒而神舍定印慾寇倒戈山
木旣牧餘豈謁然操存之工有所養得於靜時底
氣耶然則世之學者自彊不息終日乾乾不爲物
累之佔佔引去而寅餞羲光之西沒坐待皓魄之
東吐方其星斗流天風露滿地吟月之蛩無聲鳴
籟之坯蹔息而萬象寥闃百慮消散明生虛室波

淨方塘設棐几朗薰燭蕭然靜坐悠然洗心供了一般之清料養這九分之眞其二在夕夕惕在宵宵戒則淸夜閒寂之時必有存得之道矣若或朝晝之忿憧憧于中而淸明之氣退耗於外卽曰何以味於口色於目聲於耳臭於鼻安逸於四肢而亟問吾雞犬來乎否耶則好箇淸宵閒朗月不過爲盜臥之時矣違禽獸不遠豈不凜然而可懼哉顧不佞學術稍淺心牿紛如而敢揭宵行熠耀之光覯者恕之

息有養

大凡天下之理不息爲大故蒼蒼而位乎上者運旋不已於一息之頃而雲行雨施品物咸養隤然而奠乎下者轉斡無疆於一息之間而山植淵躍庶類陶養日月得之而送迎無息養得淸輝之用陰陽得之而渾淪無息養得流行之用五行不息而有五行之養四時不息而有四時之養則其於人也獨無所養乎古之人不息而養者是已故一言之息而不敢忘法言之養一動之息而不敢忘法行之養乾乾而有晝爲之養宴息而有夜氣之養養得已多若可息矣而猶以謂吾之氣出而不

可無養吾之氣入而不可不養一呼而不息操存之工一吸而不息正養之要息息無怠種種能養造次必是顛沛必是則此豈非體天地之不息體二五之有養而無頃刻息耶然則息之有養乃所以不息之養也世之學者苟能孜孜耿警孟晉眞積好箇邪郭中神明舍不爲姑息底怪鬼輩佔佔撞碎而隨吾氣息之吐納省吾養得之多少則天地之氣塞乎我而我之所養俯仰無歉矣其或存養之工不切而身心之學間斷全就他姑息上醉呼夢吸正如莊氏家虛舟人一呼而不應二呼而

無聞而其視日用間當爲之學萍浮江湖適然相遇則服乎柱下史衣冠而息乎伊蒲塞氣味矣能不懼然而可畏哉顧不佞宿學間斷朝不及夕而姑文余姑息之過觀者恕之

瞬有存

大凡道學之要存得爲大人之藐焉中處者七尺這軀殼不可須臾而離諸道舍是學也必矣然則隨時孟省以存吾學是乃存分之至而收拾了人這心這出入這樣子惺惺喚做於眞實無妄之理守口如瓶時然后開而必愼樞機之發不可不存於

毫戎之間也非禮勿聽時然后聽而必慎神慮之
用不可不存於聽瑩之際也四肢之動而不可以
存怠慢而存之以夔慄百骸之動而不可以存鄙
倍而存之以誠信在前而存其參前在輿而存其
倚衡而甚至於兩瞳子一霎開來一霎闔去而不
怠存察之道必存存得之工不可以誤了銀花子
水鏡面矣是以古昔聖賢必竭目力焉明其四目
之瑩勞其八彩之湊視天則存對天之工視地則
存位地之道視百姓則平章以存之視萬方則協
和以存之視廟社則存敬視干戈則存義視稼穡

則存立我之意而五聖賢存養位育之天地曾不容瞬則豈非存乎人者莫良於眸而存乎眸者莫良於存乎瞬耶然則世之學者服膺心得於這箇存察之域而未嘗稅念於造次顚沛之間戒吾監察了阿睹子不爲日用間物累底恁地膠擾牛牽馬絆而一開而存存道之要一闔而存存學之方則了了然精光神采之措注於外者必有存學之端容矣其或警省之功汎忽而事物之接紛如好箇看山貿海瀅然銀波橫流於臭味聲色之間而不知所以存住性學之道則雖使目重瞳而看八

彩未免爲蹠之星而商之蜂矣可不懼哉顧不佞
質本鹵裂見得矇矓而敢煩聾者之瞬觀者怒之
或問五穀不熟不如稊稗何謂也曰走老而治圃種
得一畹蘭朝而灌夕而溉時時引領而睎焉以冀其
旆旆焉峻茂而蘭猶不榮畦傍有一斗棘夭夭然自
喜鋤而芸其心鎛而翦其根棘猶不去余徘徊躑躅
悵乎有歲暮之感何以故美惡之辨審乎中而去取
之筭分乎前也昔孟子曰五穀種之美者也苟爲不
熟不如稊稗夫仁亦在乎熟噫美莫如五穀賤莫如
稊稗則是何美惡之無辨也果也蘭可鋤而棘可養

耶梧檟之拱把不如樗櫟之連抱而爲仁不熟不如
邪道之成耶嗚呼方塘半畝上上心田而耕禮耟種
仁禾滋之溉之茁乎長乎勃勃然興於時雨油油然
偃於和風則雖其不幸而苗而不秀秀而不實未及
於三月之不違而罔有乎八月之其穫猶可以爲吾
道家老農師彼百家之荒畦穢畹播得了稊稗賊種
子假使雜雜乎其秉芾芾乎其穗做得這亂苗之莠
而其將耰鎌而不顧烏可以于于然荷鋤以從也哉
今夫鶗鴂鳴畦蘭蕙不芳菉葹盈室蕭艾充幃而有
人於此謂蘭無薌謂蕙無芬紛紛然取菉葹纚而爲

佩綴蕭莧邑而爲裳則可乎噫噫不然我知之矣吾人爲仁之道必須勉強不息自其一日一月之至焉而推至於至誠無間之處則春噓茁物天下歸仁庶幾溉根而食實如黃茂之唪唪堅秀穎栗堪之廩而京之囷也若或經意自畫安於小成九仞之山未免一簣之功虧而十仞之泉竟歸於不食之棄井則曾點之於未結宋人之苗非枯而反不如外道之田地衆技之稊稗成實矣豈不爲吾儒之羞病而聖師之深惜者乎故揭而惜之激而勉之使夫天下後世之行仁者孜孜勉強不畫小成熟之而之乎至誠無息

溉根食實之地而非曰彼稊乎彼稗乎離離然碩而
黃矣舍我苗不耘靡然從他以去也然則一行諄諄
之訓顧不能噓茁得學者方寸間半畝仁禾了勃勃
然油油然以至于成熟耶君子有言衆人固不可識
也故書而辨之以付蘭棘之感而自顧此身亦爲種
穀而未熟者也勤而溉之勉而實之庶毋爲稊稗所
笑云爾

夜氣說

不佞近爲朝晝所使汨於塵道恰已數箇月矣爲歇
泊對乾螢讀宋之一經至子張子宵有得之訓私竊

揣于腹曰人於書爲物接之時駸駸然被他芒勿兒
引去鄴架上羣聖賢微言奧旨未暇於披覽莊誦則
幾何不走作外馳而眞箇好理便作笆籬邊物哉惟
幸嚮晦而宴息挑燈而對案淨吾心淸吾慮目到口
到孜孜矻矻則果不足以爲吾所得乎橫渠先生所
以發前聖未發之蘊而揭日星於長夜者信不我欺
也正神警籤說理喫緊沉唫不已覺夜已分矣輟几
案扶杖屧起步中庭逍遙諷誦是夜雲斂天末月到
梧上明河如練白楡搖影四無人聲萬籟俱寂而淸
朗之氣颯颯然逼我骨鴻濛之象藹藹然入吾眼依

然置吾身於塵表而住余脚於實地物累消融天理流行方塘淨洗襟懷灑落半畝上活潑之氣直與天光雲影共其徘徊而雪消洪爐之工程鳥飛岡梧之氣象可點其一分而壹氣淸神鄙吝消鑠世間許多這交吾目接吾心者居然霧霽煙滅么麽子一心天浩浩乎充滿流動自不覺其進一步矣時夜彌深而此氣愈淸自怪夫朝晝之間雖欲祛私慾而復吾初而多方而攻之者夥然不勝其煩而是何一刹那間物慾退聽而予諒嘘物之油然而生之者若或起之也巡簷而立任地風露之濕裾而穹壤間靜中氣象

盡輸之肺腑中怡然就次倚案靜思深究其所以然之趣歷考聖賢夜來做得元聖之坐而待朝夫子之終夜不寐莫非靜裏底至理而聖人則無此爾惟鄒孟子夜氣之說怳然惺悟而喚做我這來氣象也於是余遂蹶然心得之細繹乎遺篇曲推旁通似有得一班之窺矣槩以先天圖義揆之離爲火而屬乎晝坎爲水而屬乎夜夜晝交資而二氣成變動靜相推而一理通貫吾人之稟是理得是氣而靜必爲之主則夜乃晝之根也所以淸夜喧息之時存注是氣而淸明在躬也向吾所得於星月澄朗之候而淨洗襟

袍了夜分光景便是自崖之送者耳顧余平昔底怠
地工夫可謂在晝忩晝在夜忩夜而都未免趲去趲
來買櫝還珠之歸然則爇燈而若心對夜而做業者
不越乎共宵光未分而實地上勉勉者已無所得矣
俄頃逍遊喚我夢而惺惺者從間這箇氣已活動不
餒而充然以塞撑霄漢而盈兩間苟能循循而向上
進步不牿於朝晝應接則幾何不澄活水之昏翳而
去心天冥陰耶噫良夜易晨此氣難朝矣用力於明
去暗來而庶無孫橫梟于卑比之訓云爾
平岡逝叟曰源海不深華嶽不高土地不富

何謂溟海不渙曰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折滔滔百川朝宗絶呂梁衝砥柱一碧萬頃浩瀰黏天東接扶桑西亙瑤池而九潦稽天水不加益七旱蘊隆崖不加損蝦鯨之所居而噴薄出没蜃蛟之所伏而時吐光怪不待窺得那溫嶠犀而如天之洪濤無地之巨浪叩山海編可知然彼沓然而渙者有時乎爲淸淺桑田猶可測之以蠡酌而至於吾人之方寸有别般千里這蕩然滄海之水也發源於方塘之活水橫波於玉淵鼓瀾於郛郭茫乎淵乎秋月朗朗然俄而照臨纂雨淙淙然倏焉來集虞舜氏沛然得之而爲江

河淩伯禹得之而爲四海同夫子以之而爲溥愽淵
晦翁以之而爲青山綠水亥是則莊周爲秋水觀告
于爲滿水淩佛者濯出了摩尼珠陸者掘注了江西
波聖賢之海涵川流衆歧之濁涓麼涔混混然汩汩
然皆從八九雲夢這半畝寒水而分流出來涵泓演
迤灌注於五常四端浸漬乎萬世而搏激蕩汩奔流
於外道邪逕或遏回瀾之手費了斧鑿之痕而此心
之海混兮溥兮泓乎天地沓爾地瀆則雖使夸父執
權度測之殆不能窮畔岸而得其涘也彼海若之倨
傲者豈能自大於天地之間哉吾故曰溟海不深

何謂華嶽不高曰天下之山莫高於華嶽屹立萬□之中遠攢翠黛之色而磅礴乎扶輿乎上撑天柱下壓地維塊看方丈朋視崑崙鍾育精華則中岳夕降噫吁危高則韓子登哭雖令策夸父之杖學子長之遊歷覽乎禹貢諸山撫頂䌂翠而峯巒之擇夸地勢之崔崒孰有加於是山也哉然彼著蒼而峙者不過乎一拳石之多而至於吾人之爲山信土以基之仁樂以築之一簣吾進九仞爲高帝王得之而四維爲巒五常爲麓人民爲峽忠良士爲崒罝之蕪壤而勳華揖讓置之洛涘而岐俎允荒聖賢以之而厚重不

遷巖巖以高爍然而春華肅然而秋氣或以爲二樂樂或以爲緣木齊山撑立宇宙峻極于天禹之時十年九潦而山不爲懷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山不爲焦賁育推之而不能頹牛羊牧之而不能濯蒼然之正色巖然之眞面不入於華山山叅則雖使掌山之伯益度之不能得其高之萬一也衡華之峯岦培塿者其能施其高哉吾故曰華嶽不高

何謂土地不富曰蒼然而位乎上者吾知其天也積然而位乎下者吾知其地而普天之下率土之濱霜露之所墜舟車之所通沃焉膏焉者載華嶽而不重

振河海而不洩能宅埏圍之林藪能生五穀之繁殖
草木鳥獸之飛走榮華寶藏貨財之珍奇偉麗滚滚
鍾毓於坤母胚胎而上自大夫士下至農工商卒然
有之則子貢連騎國君分庭烏倮谷量秦帝抗禮雍
伯千金張里擊鍾秦陽盖州郅氏鼎食而蜀漢江陵
千樹橘萬家之城帶郭千畒天下之富者孰有加於
是土也哉然是富也在外在外者非眞富也吾道之
富則在內盖四端之中信土是也是土也廣闢乎仁
山之下經理乎郛郭之中疆接於丹淵上上之田界
亙於大家藩籬之邊而耕之以禮耒溉之以智水仁

禾以種之秋陽以曝之亨于天而黍稷馨施諸人而
有缶盈及乎物而豚魚若王公之所不能奪晉楚之
所不能爭朱頓之所不能有而在輗滿輗在簋滿簋
充塞兩間彌亙萬世不入於禹貢田賦而雖以夫子
之聖猶有去食之訓則吾儒之素封信乎在此而不
在彼矣吾故曰土地不富

愚嘗讀子朱子性理書有曰理不是在面前爲別般
一物卽在吾心此如修養家所謂鉛汞龍虎皆是我
身內之物旨哉言乎蓋人之始生也天理俱備於身
無少欠缺處不爲堯豊而存不爲桀嗇而無七竅數百

骸無往而非理目之於視則明之理存焉耳之於聽則聰之理存焉貌之動而有恭之理言之發而有信之理事君而有忠之理事父而有孝之理常行底地上無非理者而是乃吾心上流出這影子非有外面底一物來而鑠我也人若體察了存得了在我底一片方寸則日用常行之間無少違乖正如修養人服在我身內這鉛汞而反養吾身

萬事皆一理否曰然是皆一條理而換頭改面做出無窮這物事獨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其微細而散落者又不可毫計校算而究其原

則固出於唾花四牙頰間又有一大家子無不輸贏無不包羅千門萬戶微材散桶又不可更僕數而其歸則乃一家子然則日間到頭這許多千變萬化無非事者而其所爲之理則一而已

平岡汗叟與客坐于水上亭時殷仲春衆蟄咸蠢羣坯啓封岡上若干樹花意澁持前川柳向堪綠猶未了忽然鬱然而雲作渰然而雨集習然而風至融融焉其氣洩洩焉其聲平岡叟窈然閉閤獨得其聽俄而開戶視之則雲收雨霽彩不可纈新紅如粧軟綠如飾疾起問客曰是天地新開河山改觀吾與若能

有乎吾與若形骸乎否耶客怡怡然忽自家身矣遂
攜手而出纏及前川春水新波兩岸蒼蒼然草色中
有八餘錦鱗掉脩尾縱竿首悠悠然洋洋然游泳于
沚或躍在乎淵乎罔安怡然作而言曰吾師乎吾師
乎造化翁展之以數幅活畫圖使吾與若獲睹了天
理眞樣子造化翁惠吾兩人不其多乎斯之爲通物
觀斯之爲采眞門故古人觀理處必於活處看詩曰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而中庸引之形費隱之妙周先
生不除窓前草而曰與自家意思一般程先生養小
魚而觀自得之意皆於活處看了然則彼秀然植者

天然數者峙者逝者羽者鱗者色色天形種種天趣者其不與吾人方寸間活些兒一理均受渾然生生也耶審若是天理不厚於聖人而具於衆人活然不夗渾然無間窮而推之則可至體物之多識擴而充之則可明育物之全德信乎洙泗我師顏閔我儀濂洛我先導而孶孶盡復乎天理庶乎顏之士而舜之徒矣盍相與勉旃語竟客醒醒然去遂濯雙纓正兩襟風乎前林詠而歸

或問物之無情皆有理否曰然固有這理如火之熱水之寒舟之行於水車之行於陸皆是雖枯槁而偏

係者本來未嘗無道理曰然則天之所以雷呼電迅地之所以陵岳谷邃四時之夏燠冬凛以至草樹上開花隕葉皆是理否曰然然而或有雷電衍時陵谷變遷又之乎夏寒冬燠而夏枯冬敷者則是甚這理曰是亦理了但非理之常耳氣之所乘或有襍糅而乖戾者故變而爲這怪底若全指爲理之所無則豈識造化之運者耶

廢擧說

余幼有青雲之志而尋章摘句鑽紙食硯抱玉朝楚之念未嘗不憧憧于中自聞緒論於丈席駸駸然分

棄科目上蒙墨因作讀書舍而築篁塢浚蓮池左鞠
右梅掃白榻設青燈丌上束六經四子百家之書正
襟而坐手一部篁墩書蕭灑送日矣有客僂及敝廬
嘲余曰觀夫世人乾螢掇蜩焦精極能朝攻一字暮
琢一句或疑其有瑕或慮其有踈色之而必欲如鉛
鄭女而粉趙姬聲之而必欲如工齊竽而中郢曲蓮
桂之芳顯要之榮膠擾於自家方寸間大郛郭而幸
而甄錄則東野之看花不幸擲去則退之之渡灞而
而子以眇秊標致塊然僻處冬一裘夏一褐讀書癡
坐兀兀窮秊未嘗挾塵簏向禮圍是何[illegible]叔之甚而

置身於樗散耶余笑而應曰科舉之禮國之所以取
士而士之所以需用也禮羅廣張青襟雲集望朱衣
之點頭慮後兒之倒綳縷金削玉鴈行鶩進則以余
孱劣之質莽鹵之見敢不竭蹶步武以觀國光乎且
人之所以策名科甲顯揚淸要者以親在堂故也今
余春闈未闋追孝無地雖欲榮親典刑難憑何用汲
汲然赴舉爲哉故余效陶君戒墨卿已與麟羅鳳網
分疎而守吾先人之廬讀吾先聖之書是廬也乃有
風乃有月乃有迎睡一枕納涼一窻窻外又有數十
竿綠竹半畝塘紅蓮而月傳疎影風送淸聲及於枕

葉暎清漣花引細薌薌襲衣袖釀馥馥芳嗅梅梅馨而刀上許多徽言雅訓惺惺喚裏又足以供得了日用飲食則彼芬華蓮桂之榮沾沾如半窓浮雲而閒遊閒詠樂貧安道存吾心養吾性樂亦至矣客曰美哉子之言雖然士之所以窮養獨善達施兼善之一樞機也故繫在圭竇講明道理近而致知修身之工遠而事君治民之道肄而習之坦然心得而出而需世利用賓國贊襄乎廊廟之上黼黻乎笙鏞之間者固也其或深藏而不市高尚而不事則雖使操如雪月而得無果忘之譏乎余笑而不應須臾客去是爲

說以矢志且以解嘲云

平巖齋與金漢卿相話叙

乙酉秋平巖子在平巖舍與金漢卿連衽而坐鼓琴且酒少焉隱几悠然而感泫然而悲欣然而笑漢卿滋然作而言曰今日之隱几非昔日之隱几也風微一張而泠泠然聲可於耳秋醪半行而洋洋焉味可於口則宐乎做得了一塲遊樂而足何無故而感無故而悲且喜者集於目境與几案之間耶余乃蹶然起坐曰居吾語君夫蒼蒼而在上者吾知其天而天成於錬石之先隤然而在下者吾知其地而地平於

度生之前而林林然叢叢然圓顱而方趾者戴天履地而俄而出焉具吾一身具吾四肢目能視耳能聽其口能言其心則思而有君臣義有父子親有長有幼有夫有婦有朋有友各執其藝勤一世役役薾然而勞骨寢然而耗神而天地蘧廬兩曜駒隙顏凋紅於轉眄鬢生白於彈指潘岳之春易謝宋玉之秋撩悲蕭蘭共悴蒲柳先霜則吾安得不感乎吾嘗觀乎宇宙之內風燈泡花日化若怡秦楚之富而不能免焉王公之貴而不能免焉賁育遇之而不能勇儀秦遇之而不能辯卽向之被齊紈擁趙女高臺曲池歌

絃舞柚聯翩綽約陶陶㤀老者轉頭之頃辱於樵爨牧兒之手而所存者惟荒烟短碑而已則此義經所謂日昃之離而大耋之嗟者也吾又奚不悲雖然古人有言曰不朽者三修於身施於事見之於言也由此觀之充吾性分之至克臻爲己之道高可爲希顔之士下不失君子之儒而出而需世措諸事務竆而尚志發諸文章者乃能不朽而存之之道則人能盡誠肩一立心兼三而在身修身在事行事坦然潑得於獨善兼善之地而又出乎翰墨之場文史之域上窺姚姒下瞰楚漢色之而攄雲霞聲之而中金石燁

然而春華瑟然而秋聲者涵而養之沫而游之天之高地之厚星日之朗耀風露之薰濡江海之渾轉華岳之凝重草木榮華之絢爛麟鳳飛走之文章吾人之所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長幼夫婦朋友之道萬物之情萬事之理得之心而書之紙怫悅而見於是焉宣則雖其遠然同歸於並露之墜而猶賢乎半山風花之零落春林鳥鳴之蜚過也豈不能兩忘於悲感之域而高笑蘿門之琴齊鄉音鼓缶之歌而希然一祭耶漢卿曰然則不悲不感立言行志吾人居身之所珍也須從這裏過入余乃笑指東牖下靜几上宋

之一經漢卿辭席而起曰敢不志於鵠乃去

平巖夜話叙

余巖處既久陋居潑僻雀戶蝸寶了無一二知己來過寢寢與壤童社老喫蔬簞飲瓢罇酣歌烏烏以是爲靜中之樂十之月既望雞林鄭叔淵三宿眷粮而叩余門衿襟沾沾帶寒色余顚閿而出迎問無恙疊疊乎道舊不厭有頃透雲蟾光團潔如鏡來照窻外數十竿脩竹依乎微乎疎影翳翳然若篩若歛移而上曲欄也叔淵希希然笑而顧余曰吾以邵子君也今日之晤覽於百原山來訪乎否耶余曰否否余惟

蟄跟蠨蛸之屋而髮短頭禿鹵鹵無學便與講道家
緣踈何足以辱吾子願叩子所得以助余惺惺叔淵
笑而不荅一叩而不應再叩而不應於是三呼邪則
乃作而言曰余不敏近竊得二字符乃養靜而已夫
靜者無極之眞而萬理之根也故乾不專一則不能
直遂坤不翕聚則不能發散龍蛇不蟄則不能伸尺
蠖不屈則不能伸彼專彼翕彼蟄彼屈者皆靜也今
夫世之滔滔者人奔蹶於風波之中而失其本然之
靜冲和太極之眞一動而流於不善喜怒未發之中
再動而不能中節自是而動者愈頻而靜者愈甚

至於日間百千萬變之交乎前而吾身上憂索騷擾爲物兒所驅使東撈西轉少無歇泊靜頓處則已斲了混沌之竅而恒沙之叢枯而殆矣此豈非失其養而然耶靜者動之根也夜者晝之根也故爲學之道必乎以靜養動以夜養晝當其子半雷殷天心月到羣蛙塞戶萬動莊籟掃廬榻設茲以塔然靜坐則烟爐送香漏箭聞聲淅滌然壹氣澄淸潑潑乎天理流行矣彼滿簾蟾光如鏡來照者豈不能瞭得了自家方寸間神明舍而朗朗然生白耶語未究余遽離席而摻叔淵裾曰曩也得君於面今也見君於心夫靜

之義微矣哉鄒孟子得之而爲木雨露程先生得之而爲水面盆朱夫子得之而爲白八窗吾師乎吾師乎斯之爲定心印斯之爲釆眞門降而聖遠滔滔斯人爲物役爲事撓爲壁搖鈴不知這靜字裏眞箇氣味而子獨得之以爲養雖謂之善學可也顧吾微蠢何幸從子而遊得聞此靜字符也因留叔淵歡十日講論爲靜眞游遂書其言以備余靜裏觀省

舜跡圖發子敘

善　舜　罔念　狂

范蘭溪舜跡圖　心

利蹠 克念聖

余少也徒知摘句而於心學上未能窺斑矣犬馬齒日益寢寢然秉燭於六經四子之微蘊以至近思朱書之微言雅旨亦皆目到心到粗得彝管而又之乎篁墩卷上而觀其性學之淵源察其存養之緊要遂繪范蘭溪所撰舜蹠圖粧作一障子而寒窓靜几之間未嘗不正襟而復圭俄有一客乘月而來便學古原山王勝之故事而沾沾然手指簇上圖曰是圖也首揭善利字舜蹠字于這箇心字之下而以明夫其始甚微其去甚遠有若毫釐之差千里之謬而九地

之下重天之顛也則惺惺一圈之意足爲治心者三
尺而其末也付之以罔念狂克念聖箇字則是何始
終之一切相反也聖莫如虞舜狂莫如盜蹠則雖使
舜一罔念而使蹠一克念夫豈有回聖作狂而回狂
作聖之理乎余於是作而言曰子之懸未解眞所謂
葫圇開汨董也盖范氏此圖懼夫學者之汎忽於善
利之關眛眩於存養之際故發明孟子之本旨刱出
舜蹠之一圖表書腔子中一片活兒于上歧邪正分
善惡懸星而揭日焉繫之以敬忽聖狂則非謂眞能
有舜作狂而蹠爲聖也大較是心之幾至微至危升

而天飛降而淵淪其寒凝氷其熱焦火操存舍亡之
機在於一箇念指頭則雖以上聖之姿因其一念之
差而九仞之山不無一簣之虧也雖以下愚之質曰
其一念之善而千里之道不無一步之進也矧乎玄
天杳而丹地氤景雲焉而俄而暴雨集焉鐵關鎖而
銀花浮霞復盈焉而俄而七毀尋焉隨其敬忽之一腔
而判大善惡之二面則欲使君子觀其舜作狂而愈
加敬念不安乎小成以至於至誠不息之處也欲使
小人觀其蹠作聖而惕然動心不泥於孳利以至於
寡欲向善之地也然則這箇圈子中摑掌血而捧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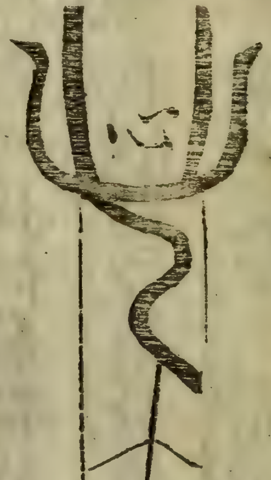
痕者豈不能喚做得賢愚方寸間向善背利底一頭敬念耶歸休乎君客惝然而退書其言以揭于簽圖之下且警余晚年

續題人心道心圖叙

或問於余曰人心道心心有二否曰心者得於天而具於人之理也其形也圓外竅中其體也寂然不動其用也周然萬變渾渾然腔子中一郛郛則初未嘗有兩角邪正歧作別般影子而但形氣底聲色臭味之情凝駸然感於私而生者是人心也性命底仁義禮智之理根於正而存者是道心也是以朱先生曰

此不是兩物只一人之心合道理底是循情欲底是
此一說而足以破二心之論矣今夫有水焉其出於
山也浩乎澄乎暎而爲寶鑑開菱雲影焉徘徊浚而
源錦紋浮花秋月焉來照而其流也旁有細沱磨涔
汚泥濁溷浮苴摽梗于中則可曰是流也二之源乎
且有木焉其生於地也美矣材焉牛羊之所不能從
焉斧斤之所不能尋焉貞幹直節了了挺秀而其枝
也旁有曲枝横邕臃臃然不中繩墨則可曰是枝也
二之根乎是心之有人心横潦於水而曲枝於木也
故水雖梗濁而其源也本清故滌而澄之凋而酌之

則行潦之水可用於郊祀木雖橫屈而其材也本美故揉而直之雘而塗之則欂櫨之樹可用於支廈人心雖危而精而察之一而治之危者自安每使聽命於道心則其於飲食男女之間中理中節不復如鋒銛馬悍而將無所更用力於擬捏鉗勒之勞矣此豈非異情而同原者乎先儒王魯齋詳言人心道心之分而因手畫成圖余嘗翫復以期警省之萬一而又不自量猥掇朱先生之語續題一圖以爲残年檢閱之具云爾



私 人心 危 安 聽命
正 道心 微 著 主宰
私 人心 危 安 聽命

求放心論

人之得於天而存諸身者莫如此腔子中一片活兒耳上自勛華周孔之聖下曁自暴自棄之愚莫不均受而均有焉是心也神明不測虛靈不昧主宰于靈臺之上管統乎半畝之間而瑩然粹然順理中理則何嘗走作於食息之頃而彼他客慮轉輾牽去騷騷如風引了海山光景而自家方寸間十分好神舍畢

竟歸來未存其些少一二分升而重天降而九地寒
而氷熱而火昔而景雲焉而暴雨淙淙然俄而集焉
向也活水焉而情瀾滔滔然今也生焉食色淋豔之
態青紫纈要之榮憧憧絆絡於膠擾流轉之際而木
土寒月翳翳然雲蔽匣裏秋菱黯黯然塵埋則本然
眞正之體竟歸於遊騎坐馳之患而所存者塊然一
殼耳是故朱夫子爲程正思而銘求放心曰天地變
化其心孔仁發揮萬變立此人極晷刻放之千里其
謬非誠曷有非敬曷存以夫子明睿之見顧何屑屑
於放心求心之際而嘗在同安夜聞鐘聲而餘響未

了心已走作則豈不從誠敬上警省操存耶晚年求心齋揭名之意未必不由於同安聞鍾之地也然則世之學者惕然動念於放心之失而懇然着力於求心之則息却這閑謾思慮識得了寂然撑子而惓惓於真實無妄之域慥慥於戒愼直內之工如履淵氷如奉盤水無所間斷粹然存得則淋艷顯要之欲膠擾流轉之患將無所點掇於靈臺上半畝間而向之升降者安其所寒熱者中其節暴雨霽而景雲興晴瀾逝而活水來翳翳然秋月朗朗乎捲雲箔顯顯然秋蕟澄澄乎去塵匣雲収彩澈復照源頭之寒水垢

盡明見還得當年之寶鑑而此心之理油然坦然無
適而非得天存身之全體大用矣濡毫戲墨敢告同
志而且警余靈臺

天君戰勝碑

天以君克明其德善性和情發令中節周應萬機敬
戒無怠全付所賦四肢百骸罔有內外惟勤乃職太
和元年春天王登靈臺望雲物受五嶽朝制曰嗚呼
天旣全付予有身惟一身有過在予一心予不能敬
修其何以統于百體臣作朕股肱耳目惟汝諧俱克
於禮施以四勿羣臣肅敬祗懼從令越明年萬縣人

寇欲𧏾蠢遂擾眉山沿至胥海取丹田禾伐牛山木
棘大家籬放兵四掠天王淸問于朝一二臣春官仁
夏官禮奏曰萬人之不靖只因交通外寇膠擾郭郭
克而復之天下一日而歸天王曰惟天所以付畀者
在此予敢不力況一二臣同曰義汝作方外帥維是
宣德義成諸道兵汝皆將曰敬汝作內直夙夜惟寅
欽哉惟諧汝往曰視汝作君目非禮勿視惟外兵物
寇利卒之未接者汝明曰聽汝作君耳道州愽德諸
軍之在行者汝聽非禮勿聞曰言朕堲利說殄行汝
出納朕命惟允曰智汝參軍謀惟貞曰勇汝舉南方

之強卒汝惟和而不流中立無偏以倡敢毅以其兵
進戰強哉惟矯曰志汝爲氣帥汝其以郎往令諸軍
曰仁汝足以師長人汝往視師曰禮汝謹郎文斟酌
時宜復于天理曰仁諸道兵在行者皆統于汝汝其
恭行天罰以布時雨之化賜汝書紳御帶勿字旗幟
往欽哉義敬智合攻其內大戰三捷得棘柵城破籬
藩即太宇視聽一言戰于外以遏物寇之来助志慮氣
卒之餱運義倉粮以餉戰比有功勇駐次方塘背水
而陣戰七日而復赤縣三月夏官禮都統仁至師督
戰愈棘寇欲盡并其衆入萬南縣以備十月南方道元

帥勇擁洪爐消點雪因效李愬雪夜擒吳元濟事自
方塘馳抵鬲縣城門自開冠欲聽命遂入鬲縣盡馘
其屬翌日春官仁入城以天王命大饗卒徒是日也
脊山不動貿海波穩陽生竹牖月白虛室牛山豈草
驪苑生花欣欣然皥皥然太平烟月師還冊功義陞
秋官卿敬留守丹都視拜監察聽拜採納智加冬官
卿志進定遠師言仍舊職勇拜果敢校尉仁進階天
官卿封安宅公禮爲禮儀尚書羣臣請登脊山以紀
聖功天王以命臣文臣文拜手稽首獻頌曰
君紹天命遂臣百體四岳充端七政中窾孰居近肢

襲盜以肆惟高不順寇欲倡起看山爲城畱海爲池
旋崩自地遂刼丹鐵榛橫戰塗茅塞山蹊旁招邑侶
玉女珠笄嘯集酒徒麴池糟隄物交齊斧利誘楚鐵
肘腋之變腹心之疾君赫斯怒同德與相恭輸肝肺
敬敷腎腸整旅聲誅以復故常乃敎義敬視聽言勇
志智若禮仁以咸統各奏汝公外內分攻一戰三捷
大家無棘天雷地復牛山有木旣翦外冦物蘖徂遏
遂運義糧軍無餒絶情豚在圈意馬安槽水次方塘
賊遇敗逃高墉言言臨衝茀茀是伐是忽順誒無拂
言殲其魁釋其餘卒高天開豁雨收雲晴高日昭朗

鶯語鶯輕始時高水貪波渤潏兮淨而明湛然秋月始時高山岔岑橫峭兮靜而秀屹然仁樂是尋鐵關花爛銀缾梧庭月朗柳木風淸高人有言始迷而冲兮乃大覺復于彛東高人有言始癡且狂兮而得返奉天永昌惟高有亂天君克之旣克而禮天君復之功膚戰勝天下其肥詖開靈臺恭然治之

讀春秋

世之讀春秋者殆不可一二指數而總皆尋村落覓拕櫝遺珠森森謹嚴衮之華而鉞之斷不能義解心澈青山蘇氏子倡而呼曰我善讀春秋可以論矣論

曰春秋者公之而賞罰天下固能矣而猶未也嘗觀夫太史遷論春秋有曰春秋者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知春秋之義者必陷簒逆之誅此深於春秋者也夫周道鞠草亂賊橫肆臣以簒君夷以亂華常綱正紀投荆榛擲弁髦湮埋于王季霸月而將不復振則以吾夫子正名之心不得不爲天下儀表而作也是以是書也別嫌疑嚴斷例明是非定猶豫譬賢賤不肖詳內而畧外莫絶者繼敝者植萬字千指斷斷然救正撥亂攬而包之春容數而秋

氣慓甄而義皎日懸而明星爛姬氏家東[illegible]賴而一
治而儼然爲有國者三尺也我明　高皇帝光天之
昇用夏變夷赫然爲成周之盛而神紹聖繼多歷年
所廊猷鈴索闈箕門鑠則春秋之法燦燦然備矣而
逮夫甲申時事大謬棄青海變灰死刧飛金人西闢
之禍酷於驪戎報帝南京之位亂於東轍而尊王防
夷之旨無地可讀天乎人歟每展丌上經朝而夕感
慨諷讀骨飛心碎若鮫人之啜泣一珠而一淚若使
聖人復起則泣麟之袂安得不又淒然濕耶於乎今
之天下世無讀春秋者曾謂紅羅氏三百年化育之

丈夫士不如太史家腐令乎

秋懷辨

庚辰秋八月余在平巖精舍掇乾螢設明燈手執麈徽鼓之一行有頃簷影婆娑乘照半夜書牕去短檠鏗希韻悄然倚枕俄有一聲自西而來庭樹慽慽然若歌餘響錚錚捿我衣袖童子趍而進曰是其秋聲乎入於羣動則斷鴈呌寒螢吟入於草木則梧桐落蒲柳零之楓則楓丹之蘜則蘜黃之人則紅女背鏡而啼襄黃耇向葉而搔髮失職者其息也感憤讀書者其息也淒遠歌者嘯者憂者醒者扐扐然惄惄然

其緒萬縷或假於詩以鳴或假於絲以喨否則吊蟲
而悲蟲矣是何秋聲之動物而人情之隨感也余乃
蹶然而起曰汝將可與語秋懷矣四時之序春夏和
融秋冬蕭冷和融則易喜蕭冷則易悲悲則懷安得
弗生乎况其搖落之氣肅烈之景稍剡了悽悵底意
思轉眄之頃襟袍湮鬱故韓以昌黎子皇越之見猶
未免役役於是懷歎秋夜之不晨悼蕭蘭之共悴則
矧乎熙夜之螢吟秋之蟲乎此莫非冲和之混竅已
毉而憭慄之懷與之感且悲也然則有是懷者不恨
其秋聲之寥落而深得乎達道之和暢歌清商而思

君子秋絃之義俾白露而體前修不淄之道見樹黃落之景看鬢星星之色怡然不顧於目境几案之間則向之感憤者怡怡凄遝者粹盎坊由茫茫者熙熙肰鼂鼂肰紓潘岳之懷弛宋玉之悲秋夜向晨蕭蘭敷沓正如程門子立和氣盈却雪三尺而不知秋聲之入骨也又不待呵毫滌硯攄盡了悲秋之意援絃登床以紓其千古之悲而玉宇寥廓之態金飈激烈之景不必卷而懷之于襟袖間也又焉用悲童子退開户視之四無人蹤但聞秋聲之瑟瑟

愛翰說

余圃卧既久餘地稍寬而新栽數百盆叢菊朝若夕睎焉風枝露葉裊裊猗猗一味清香暗襲了衿裾而清高淅瀝黃白爛熳疎烟微月半隱花塢真是老圃中芬一光景呼兒纈蘂釀得一甕秋鄰鄰濃味烈未喫了一椀而蒼顏微酡始知食物之奇品而窻外半畝秋容不淡也因誦楚累之騷陶翁之詩而疊疊自得焉有頃客踵余門以諗曰水陸花卉之叢可愛者甚蕃蜀漢江陵千樹橘柚而漢人得之纈秋遊也名園萬家富貴紅花而李唐得之彩春遊也山茶綽約水仙濃郁而隱居者以之為自家物谿桃紅艶浦柳

青壺而蕩遊者以之為遊觀景則而子之所愛獨何
不在彼而在此耶余笑而答曰請為子語鞠鞠之為
物也厭芬華之域愛幽獨之地而品味馨德節傲風
霜朋視淇竹兄呼庾梅則正如隱逸者不求青紫之
榮獨守岑寂之見琴書為伴雲月為徒故屈左徒英
之而夕餐焉彼其扈江蘺攬洲莽瓊枝為茝蘭露為
飲而猶此采掇斐英以御顑頷則豈不以厭煩愛幽
褋貞馥香而婆娑冷蘂先獲夫自家方寸間孤苦之
操哉歸来千載鮮知一味而栗里晉徵士朝暮一遇
於東籬落英之間岸葛巾鏗素琴采花蒲袖纈葉盈

飽咀嚼清香激浩秋色而河魴江鱸之味怡然不關於夕餐朝飲之際則此二子者不亦深於菊乎且當陶先生之後而晝錦相公考亭先生按節鑠門稅駕滄洲而惓惓寄趣於圃黃晚香則菊之愛抑亦多聞矣故余不揣鹵莽之見敢望古賢人臭味之好風枝露葉時時三嗅於几案之間而況時方季秋羣陰競進山地上一箇碩果儼然不食於半籬黃華則豈不為扶陽之地而吾人之甚愛者乎客茲然而退是為說

愛竹說

余老而多病落落孤卧壁桐聲沉万卷塵壓佔佔與
世人分踈添求渭川景物愡外短墻間分青而裁之
朝暨夕引領而睎焉十五夜蒲弦蟾光散入枝幹清
影婆娑風引了踈烟依俙賦着其上爽塏底淡彈底
便是畫中光景沒吾齒猶不欲遺也俄有一客問余
曰世之愛草木者不為不多而隨類嗅香各極其趣
或易色園梅或忩老山茱絳桃玄觀着花者滔滔白
雲霜楓停車者比比以至蒔花運葉風撑烟絜皆莫
非流俗人採纈耽賞而子之愛其諸異乎人也余
曰居語子以竹是物也寒而後凋霜而不變[illegible]

數頃碧一玑聲之而一掬琅玕猗猗乎君子風味也立於淇隩而衛侯以之爲瑟僩德生於南山而夫子括之爲羽鏃箭此君乎此君乎爲吾人者柎踈埜而體後凋之節挹清芬而貞不變之操沉吟繇簣咏歌南山而深得乎均礎羽括之道則翠枝孤幹必不爲翫愒之一物而其於進學之道抑將有破竹之勢矣豈可區區然與流俗而杜草市花也哉客曰子之言真所謂深於竹者也因歌叢竹而退書其言以爲說

故山松楸卷

大凡有生則死理之常也故而生者比化者爲之衣

以掩其骸骼爲之椁以藏其魄魂諗于堪輿簡于日
家又之乎秋草荒山穿甲壙設乙廬上自百葉侯王
萬枝卿相下曁士商工甲馬醫夏畦鑄金皃刻珠襦
桐棺梧匣破葬殘梩負土而塋之立螭頭以記其某
姓植秋柏以封其某卽子若孫曾玄升高而望松梓
之欝然而翠者下丘壠而行遲墓之畧然而戚者則
徘徊悽悵之際得無先祖與先考之僾然而來臨于
目境歟此墓有楸而家有卷也我高曾及先祖公先
君子秋梓在于伽之東壟之原時時掃漑而老柏瘦
松亦能長子孫矣是爲卷朝若夕寓目焉噫三終之

禮廟然已遒而船主手樹佔佔然度了月及歲日則
雖以孝子仁人之戚然而慕者易或稅念於食息之
頃而况自親而服盡服盡而情盡者乎是以君子慎
之為墓於郊而封溝之為廟於家而烝嘗之為松為
楸而灑掃之欲使其雲仍回境而以存其思親之心
則荒烟野草之間一松一楸之立立而婆娑蒼翠者
豈不能嗅做得自家方寸間孝慕油然之念耶然則
不待攀栢啼呼易鳥性變草色而翠枝孤榦了然於
開卷之際而自有不堪愀然如見之思矣夫豈有超
然而望其木思以為材視其榛棘思以為薪者乎茲

余所以抱卷徘徊未嘗不顙有泚而老淚淸襟也雖然自顧眉髮紛紛如白矣則歸化之常理寢寢然已迫而老松荒楸柳亦此身承顏鯉趨之地矣彼欝欝而翠蒼然而立者又焉用悲

平巖自警八帖 并序

余跧伏窮林與世人寢疎春来讀甲子書浮生已五十有餘矣鬢髮已紛如也耳聵眼耗又為膏肓兒所劇不能對黃卷咀誦宿學全荈蒲肚棘矢夭然崩將不復起為人遂自整頓癡坐手一編篹敎書沉嚼不輟閱數箇月惺惺若有誘焉者做去了千慮之得夫

人稟二五而生具太極而備德性誠正中和之節仁義禮智之體非厚於舜而薄於蹠也聖之豈而塗人之嗇也顧不能力行而率修一片腔子中活兒駸駸爲私累昕寧去而奪其眞耳惟君子能篤行而務反其眞正而無曲中而無偏和而無流寧爲橘梨而酸無爲榛橡而實寧爲梧檟而把無爲樲棘而材寧爲茝而不秀毋爲稗而熟寧玉而璞毋碔而瑑寧聞道而死毋悖道而生寧朱之徒毋陸之師孜孜慥慥誠而存之敬而行之學而博之問以質之對聖于丌案配帝于方寸雞而起亥而寢惕惕如臨淵履冰而眞

正力久怳然心得則洪爐點消子諒春生庶乎躋覽
閫而詣聖閾矣余則蒲柳齡高桑榆日短自度衰朽
共草木凋盡不敢望古碩人緒論而平生癡歎惟願
朝貞觀而夕溘化遂書其言以自警又作八帖得以
秉燭而常目

八帖

一求放心

心兮本靈主宰吾身寶鑑光輝寒水精神統于仁
義根於性命鄒氏戒牿范女知靜一念之放千里
其謬小桀小蹠乃禽乃獸凡有雞犬放而知還矧

伊吾心俄天倏淵非操曷存非敬曷求君子持守
須刻無休寡欲以養閑邪以防主一無貳乃復于
常

一復善性

性兮本善上帝之則聖者非贏愚夫非嗇孩提愛
敬油然孝順充斯克斯可堯可舜衆之蚩蚩謂性
本惡湍流激搏杞柳戕賊癡昏且狂自暴自慢非
性不同而習相遠君子監兹栗栗其心執玉如墜
在淵如臨庸謹庸信篤行無妄誠而又誠乃能尊
養

一存正理

性外無理理外無性一箇星珠萬川月影公私異

情聖愚同衷惟仁惟義曰正曰中衆不存天人欲

爲害闒然塵茸蓊然雲霧蔑埋垢溷貝況沙泥漫

閙汨董邊却笆籬君子精一指天爲正一身是宰

冬心聽命如泉始達如穀方生粹然無間渾然流

一行

一養浩氣

穹然太虛一氣旋块禀于吾人至大至剛不恃力

存不依形立充滿兩間散彌六合私意一害其氣

失養北宮傷勇宋人助長剛徒祚金柔或脂韋非
氣則然惟人餒而君子善養內直外方配道爲輔
集義爲粮守之以約反而必縮浩然充體天地同
得

右四帖言內省

一愼言語

惟人有言是乃樞機興戎在茲出好亦斯無言不
讐有舌莫捫圭磷易磨言玷難文衆人饒舌躁發
無罕傷煩而失傷易而誕馳如駟馬黠同鸚鵡穿
踰餂貪狺愆尤隱瞽君子默識哲人尸處非法不道
非禮不語守口如瓶緘齒如城金玉爾音律呂其

聲

一改尤過

人非旣聖不能無過斯言易玷躬行或疵如白點滓如圭片刓非知之難改之爲難苟不祇復是爲護疾日尤重積時習工蔑抽而爲常迷不知返一念差了地底天畔君子澄省不貳以遷迅風夏日猛雷從霆盆花暎白桐葉分碧過境自疎粹然全德

一辨異端

道外有道惟道之賊門闢朱翟熾豎老釋煦仁孑

義行兼言侏桓玄堅白以紫亂朱噫乎聖遠被他

謬惑出老入佛非楊卽墨邪辭亂行吾道崇否楇

僭夷狄害浮洪水君子是懼閑道爲心詖辭識蔽

陷說知淫功存養正念切息邪欽崇聖道往繼來

開

一廣學問

人有學問致知之程不恃何識非審何精涵養心

潛理會血戰臨編喚衷正墻無面不學不問乃昏

行憊胸崩斗棘心塞山茅格致無方持守甚艱

翎易飛一輪難轉君子尊性講學必力耳順心得

日寄月積山高簣進蕉新葉生輝光廬博乃及至

誠　　右四帖言外修

平巖先生文集卷之七

祭心遠堂先生文

歲丁丑四月五日　心遠堂李先生易簀于晃山金
長龍第越明年　先生之諱辰有期前一日夕門下
小子裵舜裳採伽山薇自伽水之湑肴河魴祗薦于
靈几之前文以哭之曰嗚呼先生之墓已草宿矣軒
帷寥闃謦欬無聞塘溪沸咽輿稠難凭而一片霽月
凄然留影於舊堂而已則孰奪我先生而不憖遺之
乎以爲旬天之無人也巫陽下招雲錦飄然以爲地
下之修文也戰勝功輟河老下從又不知附澤於胥

靡之列星而戟痕於申呂之河嶽耶抑不知叅天地
闢盛衰浩然獨存于不生不滅之間耶舜裳晤寐濛
泗求之九天號之八荒而不可得彷彿矣嗚呼先生
之忘我耶弟子之夢幻耶夢也猶幸覺也當如薄命
何凡負血氣心知而聞先生之風者猶將彷徨躑躅
殆如一日之悲矧余小子之薰炙先生之風者乎先
生際　宣廟昇平河飲于淵壇磋切了琢磨了瑞飈
藹然天球朗然璿源以濯之晴暉以曝之人皆曰祥
芝瑲瑲瑞麟昂昂儀於舜庭見於魯野而復覩於靑
丘鴻朗之世淸廟琬琰明堂玉珮其在此矣夫其在

此矣夫旣而秋舟副手蒂而之乎塘溪之一沼一嶼
而蕭然風詠乎泉石之奇朗然徘徊於水竹之勝一
以爲泳沂遊一以爲滄洲趣適小子舜裳起皃岡翁
牧拜于門下門前無俗累風埃氣室中古詩書傳記
三唐語宋元調若可溢千字而汗萬牛泱泱乎大方
之風也先生遂從容謂余曰來汝年幾何汝讀何書
舜裳斂衽而對曰小子若干年時習古史若詩矣先
生曰居吾將禁汝以山果枍柚導汝以山蕢軔軸歎
蘭爲舟南竹爲棹助淸風一帆送汝于學海文瀚而
吾將自崖而反舜裳服先生之敎伊來三十有餘歲

目浴而烏不能白然恰已惺惺於科斗之井醯雞之天謂當終侍丈席来奉屨杖幸無作昏夜褰裳去歲先生被二竪漸領来寓於小子家鄰而舜裳自侍嘗藥雖在沉沉床褥之中語語未嘗不及諄誨善誘夕露溥溥朝曦冉冉天喪予斯文而堂隅執燭之時耳聽三緊之訓今皆爲昔夢矣嗚呼河山如故典刑已遐白首門生叫號靈几悠悠窮塵曷日而已乎以先生之文乎藻繪典冊金聲玉色以道乎鼓吹休明四琴點瑟繼前賢開後學其在先生歟況金鏡未墜瑶珥稱家先生之靈兮必留于此如月在天如水在

地以聽我九辯之秋吟以歆我薇蕨之淸潔亘千秋
而不泯兮歸來乎塘溪之間以紓我薄命之悲嗚呼
尙饗

祭認菴先生文

維某年某月日塘溪訒菴先生易簀之辰也前夕門
下小生裴舜裳寤寐涕泗大哭于靈几之下曰嗚呼
生先生於璿枝玉葉之家者天也遊先生於梅軒壇
檜之間者天也就先生於仁場義域之中者亦天也
老先生於塘溪水竹之勝者亦天也由前以觀則生
之遊之就之之得正而天之所以賦與鍾毓者不偶

然也彼着著然茫茫然位于上者吾必曰可必而由後以論則先生之姿先生之才先生之至誠純孝先生之道德文章不能爲山甫之補袞申公之維翰夔龍之搏拊禹稷之贊襄在朝朝華在國國光而朝陽之瑞苞崑崙之琪樹卒之枋雀之與伍而蕭艾之與鄰未能大鳴于鳴朗之運而溉根了食實了噫噫無天久矣嗚呼塘齋之下溪水之邊祖載既發鈴鐸沸咽抑無乃在上而亟陽招耶在下而修文郎耶皆不可知也然世之誦先生之遺藻服先生之遺敎彷徨躑躅慕而悲者殆如一日而先生之高風雅範山高

水長則彼取青紫亨鍾鼎朝死而夕無名者不可同日而道也天可必矣而奚以悲而又奚不悲嗚呼小子於先生服膺諄誨時習傳聞而使免嵩蕘牧之鄙質使竭樞衣之末塵奚幾打成了腔子中斗棘而佔佔歌喬木一絶矣昔夢之漢竟爲台山之薄命自今以往學之不逮何從而質言之不精何從而繹之乎嗚呼天也矣嗚呼天也夫尚饗

平巖先生文集卷之八